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元史卷一百五十七 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三十六史部

元史卷一百五十七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四十四

劉秉忠

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從釋氏又名子聰拜官後始更今名其先瑞州人也世仕遼為官族曽大父仕金為邢州節度副使因家焉故自大父澤而下遂為邢人庚

辰歲穆呼哩取邢州立都元帥府以其父潤為都統事定改署州錄事歷鉅鹿内邱兩縣提領所至皆有恵愛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八歲入學日誦數百言年十三為質子於帥府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欝欝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没為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天寧虛照禪師遣徒招致為僧以其能文詞使掌書記後遊雲中留居南堂寺

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聞其博學多材藝邀與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屢承顧問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厯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海雲南還秉忠遂留藩邸後數歲奔父喪賜金百兩為葬具仍遣使送至邢州服除復被召奉旨還和林上書數千百言其畧曰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教備於堯舜三王因之五霸敗之漢興以來至于五代

一千三百餘年由此道者漢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而玄宗不無疵也然治亂之道係乎天而由乎人天生青吉斯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而取天下勤勞憂苦遺大寶於子孫庶傳萬祀永保無疆之福愚聞之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繼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匡周室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千載一時

不可失也君之所任在内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
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内外相濟國之
急務必先之也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
非一心之可察當擇開國功臣之子孫分為京府州郡
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
黜天下不勞力而定也天下户過百萬自呼圖克諾延
斷事後差徭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
民不能當是以逃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二就見在

之民以定差稅招逃者復業再行定奪官無定次清潔
者無以遷汙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
仗使家足身貴有犯於民設條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
命者臣之職令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
從禁治天下之民未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
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自少也教令既設則不宜繁因
大朝舊例增益民間所宜設者十數條足矣教令既施
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

不致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為家兆民為子國不足取於民民不足取於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廪亦為助民民有身者營產業闢田野亦為資國用也今宜打筭官民所欠債負若實為應當差發所借宜依汗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有陪償無名虛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納糧就遠倉有一廢十者宜後近倉以輸為便當驛路州城飲食祗待偏重宜計所費以凖差發關市津梁正稅十五分取一宜從

舊制禁橫取減税法以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量度均為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珍貝金銀之所出淘砂鍊石實不易為一旦以纏絲縷飾皮革塗木石粧器仗取一時之華麗廢為塵而無濟甚可惜也宜從禁治除帝胄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無職之人不得僭越今地廣民微賦斂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耨以厚産業宜差勸農官二員率天下百姓務農桑營産業實國之大益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今郡

縣雖有學並非官置宜從舊制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擇才以經義為上詞賦論策次之兼科舉之設已奉汗皇帝聖旨矣因而言之易行也開設學校宜擇開國功臣子孫受教選達才任用之天下莫大于朝省親民莫近于縣宰雖朝省有法縣宰宜擇縣宰正民自安矣關西河南地廣土沃以軍馬之所出入治而未豐宜設官招撫不數年民歸土闢以資軍馬之用實國之大事伊喇中丞拘榷鹽鐵諸產商賈酒醋貨殖諸事以定宣課

雖使從實厯辦不足亦取於民拖兑不辦已不為輕鄂囉哈瑪爾奏請於舊額加倍榷之往往科取民間科榷並行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例辦榷或減輕罷繁碎止科徵無縱獻利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糧以為養使臣到州郡宜設館不得於官衙民家安下孔子為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散宜令刷會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

修之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雖青吉斯皇帝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陰所祐也宜訪名儒循舊禮尊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極於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遼歷日月交食頗差聞司天臺改成新歷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即位頒歷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滅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於後世甚有力也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

營運產業者使不致困窮或有營運產業者會前聖旨種養應輸差稅其餘大小雜泛並行蠲免使自給養實國家養才勵人之大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蓋君子所存者大不能盡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者狹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長盡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君子不以言廢人不以人廢言大開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天地

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且蔽天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説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常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忖畫於至密也君子之心一於理義懷於忠良小人之心一於利欲懷於讒佞君子得位有容於小人小人得勢必排於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孔子曰遠佞人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謂也今言利者衆非圖以利國害民實欲殘民而自利也宜將國中人民必用場治付各路

課稅所以定榷辦其餘言利者並行罷去古者明王不寶遠物所寶惟賢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此皆一人之睿知賢王之輔成也古者治世均民產業自廢井田為阡陌後世因之不能復今窮乏者益損富盛者增加宜禁行利之人勿恃官勢居官在位者勿侵民利商賈與民和好交易不生擅奪欺罔之害真國家之利也筶箠之制宜會古酌今均為一法使無敢過越禁私置牢獄淫民無辜鞭背之刑宜禁治以彰愛生之德立朝省

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衆事以至京府州縣親民之職無不備紀綱正於上法度行於下是故天下不勞而治也今新君即位之後可立朝省以為政本其餘百官不在員多惟在得人焉耳世祖嘉納焉又言邢州舊萬餘戸兵興以來不滿數百凋壞日甚得良牧守如真定張耕洺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朝廷即以耕為邢州安撫使肅為副使由是流民復業升邢為順德府癸丑從世祖征大理明年征雲南每贊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

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已未從伐宋復以雲南所言力賛於上所至全活不可勝計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之為聰書記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

計忠勤勞績宜被褒崇聖明御極萬物惟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所未安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帝覽奏即日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賜第奉先坊且以少府宫籍監户給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事無巨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帝寵任愈隆燕閒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備器使者凡所甄拔後悉為名臣初帝命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于龍岡

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為上都而以燕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宫室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為大都他如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為一代成憲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嘗築精舍居之秋八月秉忠無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聞驚悼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出内府錢

具棺斂遣禮部侍郎趙秉温護其喪還葬大都十二年贈太傅封趙國公謚文貞成宗時贈太師謚文正仁宗時又進封常山王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自號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適其詩蕭散閑淡類其為人有文集十卷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璋後

秉恕字長卿好讀書年弱冠受易於劉肅遂明理學兄秉忠事世祖以薦士自任嫌於私親獨不及秉恕左右

以聞召見遂同侍潛邸世祖嘗賜秉忠白金千兩辭曰臣山野鄙人僥倖遭際服器悉出尚方金無所用世祖曰卿獨無親故遺之邪辭不允乃受而散之以二百兩與秉恕秉恕曰兄勤勞有年宜蒙茲賞秉恕無功可冒恩乎終不受中統元年擢禮部侍郎邢州安撫副使二年賜金符遷吏部侍郎三年升邢為順德府賜金虎符為順德安撫使至元元年轉官法行改嘉議大夫歷彰德懷孟淄萊順天太原五路總管淄萊府有死囚六人

獄已具東恕疑之詳讞得其實六人賴以不死他所至皆有惠政召除禮部尚書出為淮西宣慰使會省宣慰司歷湖州平陽兩路總管平陽歲荒民艱食輒開倉以賑之全活者衆年六十卒于官

張文謙

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幼聰敏善記誦與太保劉秉忠同學世祖居潛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薦文謙可用歲丁未召見應對稱旨命掌王府書記日見信任邢州

當要衝初分二千戶為勲臣食邑歲遣人監領皆不知撫治徵求百出民弗堪命或訴於王府文謙與秉忠言于世祖曰今民生困弊莫邢為甚盍擇人往治之責其成效使四方取法則天下均受賜矣於是乃選近侍托克托尚書劉肅侍郎李簡往三人至邢協心為治洗滌蠹敝革去貪暴流亡復歸不期月戶增十倍由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皆自文謙發之歲辛亥憲宗即位文謙與秉忠數以時務所當先者言於世祖悉施行之

世祖征大理其臣高祥拒命殺信使遁去世祖怒將屠其城文謙與秉忠姚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爾非民之罪請宥之由是大理之民賴以全活已未世祖帥師伐宋文謙與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中統元年世祖即位立中書省首命王文統為平章政事文謙為左丞建立綱紀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為務詔令一出天

下有太平之望而文統素忌克謨謀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文謙遽求出詔以本官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經費止仰稅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於是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一二年春來朝復留居政府始立左右部講行庶務鉅細畢舉文謙力為多三年阿哈瑪特領左右部總司財用

欲專奏請不關白中書詔廷臣議之文謙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無是理也若中書弗問天子將親涖之乎帝曰仲謙言是也至元元年詔文謙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得蜀士陷於俘虜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簿書有品式子弟亦知讀書俗為一變浚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人蒙其利三年還朝諸勢家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為私奴者議久不決文謙謂以乙未歲戶

帳為斷奴之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餘良民無為奴之理議遂定守以為法五年淄州妖人胡王惑衆事覺逮捕百餘人丞相安圖以文謙言奏曰愚民無知為所詿誘誅其首惡足矣詔即命文謙往决其獄惟三人坐棄市餘皆釋之七年拜大司農卿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請開籍田行祭先農先蠶等禮復與竇默請立國子學詔以許衡為國子祭酒選貴冑子弟教育之時哈瑪特議拘民間鐵官鑄農器高價以配民創立行

戶部於東平大名以造鈔及諸路轉運司干政害民文謙悉於帝前極論罷之十三年遷御史中丞哈瑪特慮憲臺發其姦奏罷諸道按察司以撼之文謙奏復其舊然自知爲姦臣所忌力求去會世祖以大明歷歲久寖差命許衡等造新歷乃授文謙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以總其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歲餘以疾薨于位年六十八文謙蚤從劉秉忠洞究術數晚交許衡尤粹於義理之學為人剛明簡重凡所陳於上前莫非堯舜仁

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薦人材為已任時論益以是多之累贈推誠同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宣長子晏仕至御史中丞贈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謚文靖

郝經

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家世業儒祖天挺元好問嘗從之學金末父思温辟地河南魯山河

南亂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葅汁决母齒飲之即蘇時經九歲人皆異之金亡徙順天家貧晝則負薪米為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為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為上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往來燕趙間元好問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器非常勉之憲宗元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川召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條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

濮會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遂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弊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簡賢綏懷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巴圖議邪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論議此則經臆說耳柔不知也進七道議七千餘言乃以

楊惟中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經為副將歸德軍先至江上宣布恩信納降附惟中欲私還汴經曰我與公同受命南征不聞受命還汴也惟中怒弗聽經率麾下揚旌而南惟中懼謝乃與經俱行經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略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斡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

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躪躒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倂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皆經營比佽十有餘年

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為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龕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索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成為輔相

起英特為將帥選賢能為任使鳩智計為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内治既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覬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于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為正兵自漢中至于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為奇兵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内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為乃於間歲遽為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于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

家用兵一以國俗為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强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邱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滄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為斡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為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為示遠

之謀自臨洮吐番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於遐徼之土細窮於委巷之民撞其鐘而掩其耳嚙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其初以奇勝也闗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鋭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

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薦阻迂以危途繚徑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為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力雖有奇謀秘略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爇之舉擁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强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為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西師既構猝不可解如

兩虎相鬬猝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廵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殿下宜遣人禀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為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禀命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吾師重慎詳審不為躁輕飄忽為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為竒而用吾正北師南轅先示恩信申

其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戰鬬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別為一軍為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為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為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嘗不知兵雖名為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為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為之撫育總轄近裏故屯為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

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内外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既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為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為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攜其心亟肆以疲多方以誤以弊其力兵勢既振蘊蓄既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脈斷絶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萬

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搆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存兩淮江面闊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內限絶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為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避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

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為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為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絶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逺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横潰湘潭以成掎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鋭氣并取荆山駕淮為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

淝之間掇拾湖濼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密徐為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抉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為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

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為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二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

僥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為僥倖之舉乎況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修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内無禍釁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强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畀翦以兵六十萬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

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也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即功國家全盛之力在於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鋭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敝役戍遷延進退不可反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為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𢡟惡懷姦之

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為揺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覆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遂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復進議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審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

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孟克汗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畀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為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聞凶訃即當遣使徧告諸帥各以次退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

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為金烏珠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成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

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鬬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過截於江黄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濼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已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别中挾巨浸號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泝流而上則

入洞庭保荊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滸黃未易過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illegible]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

彼守城者秪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歸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耳然今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空虛塔齊爾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闗隴隔絶實喇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入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額呼布格已

行赦令令托里齊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槎串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秪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

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孟克汗靈輿將皇帝璽遣使名實喇額呼布格默格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名珍戩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迺班師明年世祖即位以經為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仍勅沿邊諸將毋鈔掠經入辭賜蒲萄酒詔曰朕初即位庶

事草創卿當遠行凡可輔朕者亟以聞經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辭多不載時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忌之既行文統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璮以書止經經以璮書聞于朝而行宋敗璮軍于淮安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參議高翿請入國日期不報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而賈似道方以却敵為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欵兵

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鬬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巴延奉詔南伐帝遣禮部尚書準圖哈雅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

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既泄尋亦竄死經歸道病帝勑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至闕錫燕大庭咨以政事賞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為護喪還葬謚文忠明年宋平經為人尚氣節為學務有用及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

祭酒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曰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二弟彛庸皆有名彛字仲常隱居以壽終庸字季常終潁州守子采麟亦賢起家知林州仕至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

元史卷一百五十七

元史卷一百五十八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四十五

姚樞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畧楊惟中乃與之偕覲太宗歲乙未南伐詔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會破棗陽主將將

盡坑之樞力辯非詔書意他日何以復命乃腖數人逃入篁竹中脫死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頤朱熹之書辛丑賜金符為燕京行臺郎中時伊囉斡齊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攜家來輝州作家廟别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等象刊諸經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録程朱所註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既而盡室依樞以居世祖在潛邸遣趙璧召

樞至大喜侍以客禮詢及治道乃為書數千言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彚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獘為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禄則贓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

善良姦宄可得而舉刺閭徵斂則部族不横于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于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為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寛賦税省傜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偽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攘周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停債負則貿胡不得以子為母破稱貸之家廣儲畜復常平以待凶

荒立平凖以權物估郤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絶訟原谷疏弛張之方其下本末無該細大不遺世祖竒其才動必召問且使授世子經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齊拉衮山南者聽世祖總之世祖既奉詔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樞問曰頃者諸臣皆賀汝獨黙然何耶對曰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為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而见奪不若惟持兵權供億之需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世祖

曰慮所不及者乃以聞憲宗從之樞又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以圖宋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憲宗大封同姓勑世祖于南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舄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於是世祖願有關中甲寅春從世祖征大理至察遜諾爾之地夜宴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日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

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及師至大理城乃飭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丁巳樞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憲宗遣阿勒達爾大為鉤考置局關中以百四十二條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世祖聞之不樂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將自釋及世祖見憲宗皆泣下竟不令

有所白而止因罷鈎考句世祖即位立十道宣撫使以樞使東平既至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二年拜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以所受制還中書事見許銜傳改大司農樞奏曰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人爭求襲爵訟之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材我則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

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肆習且陛下閔
聖賢之後詩書不通與凡庶等既命洛士楊庸選孔顏
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教之乞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
材待聘風動四方之美王鏞鍊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
使不致崩壞皆從之詔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格且勉
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
成同心圖贊其與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及修
條格成與丞相史天澤奏之帝深嘉納李璮謀叛帝問

御科何如對曰使壇乘吾北征之釁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侍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今賊將安出對曰出下策初帝嘗論天下人材及王文統樞曰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至是文統果因壇伏誅四年拜中書左丞奏罷世侯置收守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臣罪且不測者樞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

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為置安撫經略宣撫三使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汚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拯已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内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内叛繼繼不絶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

國用粗足官吏遷轉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
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荅天心下結
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
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歛立學校以
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成帝德遺子孫流
遠譽以陛下才略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
政令日改月異如木始裁而復移屋既架而復毀遠近
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

憂國家之重害帝怒爲釋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遂議取宋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圖知樞密院巴延不可十一年樞言陛下降不殺人之詔巴延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戸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所致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

生惡死人之常情葢不敢也惟懼吾指徠止殺之信不

堅耳宜申止殺之詔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

軍力不費矣又請禁宋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十三年拜

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謚曰文獻樞天質

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儉勤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

不留怨憂患之來不見言色有來即謀必反復告之子

煒仕為平章政事從子燧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以文章

大家知名卒謚曰文

許衡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為農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强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

宿手抄歸既逃難岨崍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

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衛命守者館之衛拒不受也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

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為勸農使教民畊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為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文統患之且竇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為表裏乃奏以樞為太子太師默為太子太傅衡為太

子太保陽為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為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圖為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曰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偶

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丁寧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寛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其一曰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

目眩變易紛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産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為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歴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

勲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切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温温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之驗也茍能漸之摩之侍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

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匙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足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敢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為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為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

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任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敘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

爵位略可平矣至于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為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為臣之道臣已告之安圖矣至為君之難尤陛

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

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為欺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茍從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言行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勝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勝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

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為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而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然又有衆寡之分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剛嚴峭直號為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然

極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有不可勝既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者未必為有

功奪者未必為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于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

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名之命之汎如斵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

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恒難合况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葢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何如也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為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訐似直

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

抑洪水以救民啟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啟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

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情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況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為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

是將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為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

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名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求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益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人

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
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
明俊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
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
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熟復推衍思之又思參之
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葢
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
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

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歐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

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為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

喜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書奏帝嘉納之銜自見帝多奏陳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秘世

罕得聞所傳者特此耳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
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聽其歸懐五年復召
還奏對亦秘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
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
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倒置者
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
為圖七年奏上之翌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
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

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為咨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未幾阿哈瑪特為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何

哈瑪特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論列阿哈瑪特專權罔上蠧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為集

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太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

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為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

原用金大明歷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五年詔王恂定新歷恂以為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為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歷十九刻二十

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歷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歷三十刻以綫代管闚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為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朓朒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

日月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訛完闕益非一事十七年歷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歷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為請於帝以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宫官來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

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為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為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圖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葢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

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魯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子師可

竇默李俊民附

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知讀書毅然有立志族祖旺為郡功曹令習吏事不肯就會國兵

伐金默為所俘同時被俘者三十人皆見殺惟默得脫歸其鄉家破母獨存驚怖之餘母子俱得疾母竟亡扶病槀葬而大兵復至遂南走渡河依母黨吴氏醫者王翁妻以女使業醫轉客蔡州遇名醫李浩授以銅人針法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孝感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默自以為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適中書楊惟中奉旨詔集儒道釋之士默乃北歸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

術教授由是知名世祖在潛邸遣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世祖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為對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默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凡三召與語奏對皆稱旨自是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世祖問今之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即召用之俄命皇子珍戩從默學賜以玉帶鉤諭之曰此金內府故物

汝老人佩服為宜且使我子見之如見我也久之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為常世祖即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宣撫河南帝即召拜右丞相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時初建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頗見委任默上書曰臣事陛下十有餘年數承顧問與聞聖訓有以見陛下急於求治未嘗不以利

生民安社稷為心時先帝在上姦臣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衒耀紛華以娛悅上心其肩結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此徒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有年矣今天順人應誕登大寳天下生民莫不懽忻踴躍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脣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説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為子孫久遠之計其賣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鉤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

意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伏望别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他日黙與王鶚姚樞俱在帝前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黙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悦而罷文統深忌之乃請以黙為太子太傅黙辭曰太子位號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乃復以為翰林侍講學士詳見許衡傳黙俄謝病歸未幾文統伏誅帝追憶其言謂近臣曰曩

言王文統不可用者惟竇漢卿一人向使更有一二人

言之朕寧不之思耶召還賜第京師命有司月給廩祿

國有大政輒以訪之默與王磐等請分置翰林院專掌

蒙古文字以翰林學士承旨實迪邁噠哩主之其翰林

兼國史院仍舊纂修國史典制誥備顧問以翰林學士

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爾果斯主之帝可其奏默又言三

代所以風俗淳厚歷數長久者皆設學養士所致今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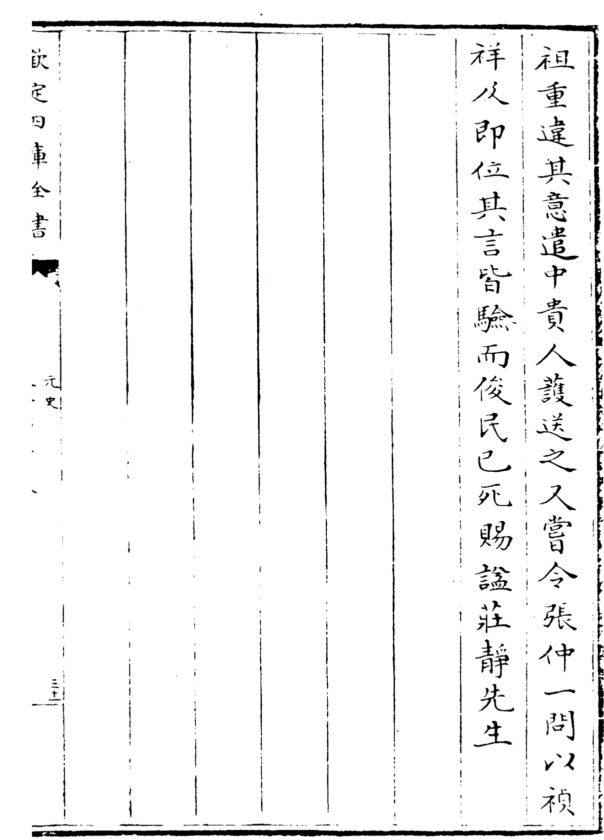
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帝嘉納

之黙嘗與劉秉忠姚樞劉肅商挺侍上前黙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為可君曰否臣亦以為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鶻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黙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至元十二年黙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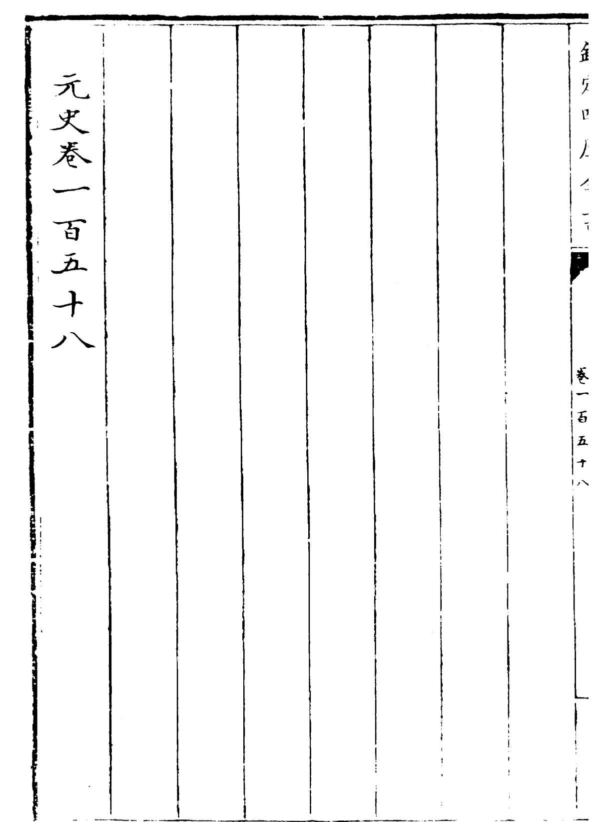
然既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罷物往存問焉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年八十五訃聞帝深爲嗟悼厚加贈賻皇太子亦賻以鈔二千貫命有司護送歸葬肥鄉然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斯可謂全人矣後累贈太師封魏國公諡文正子履集賢

大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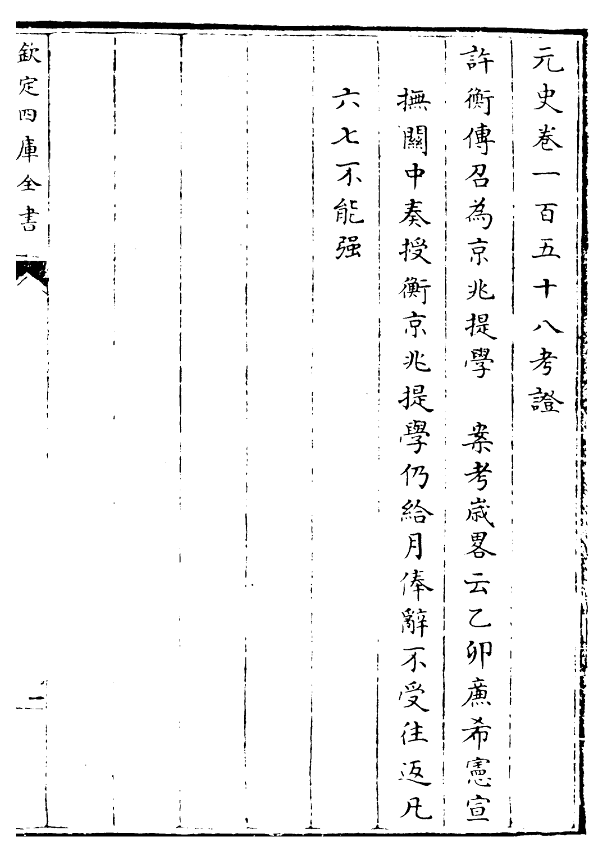
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得河南程氏傳受之學金承安中舉進士第一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不仕以所學教授鄉里從之者甚盛至有不遠千里而來者金源南遷隱於嵩山後徙懷州俄復隱於西山既而變起倉猝人服其先知俊民在河南時隱士荊先生者授以邵雍皇極數時之知數者無出劉秉忠之右亦自以為弗及先世祖在潛藩以安車召之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世



祖重違其意遣中貴人護送之入嘗令張仲一問以禨祥從即位其言皆驗而俊民已死賜謚莊靜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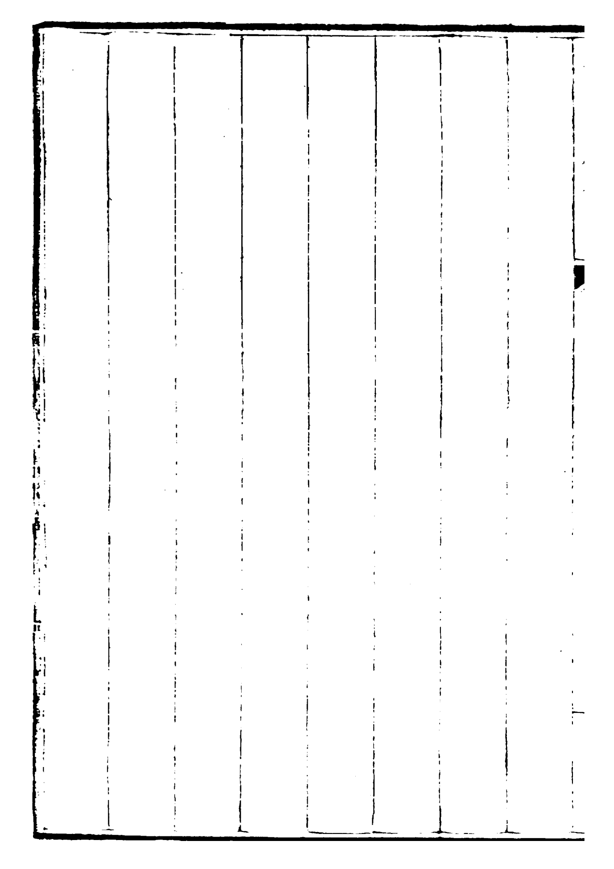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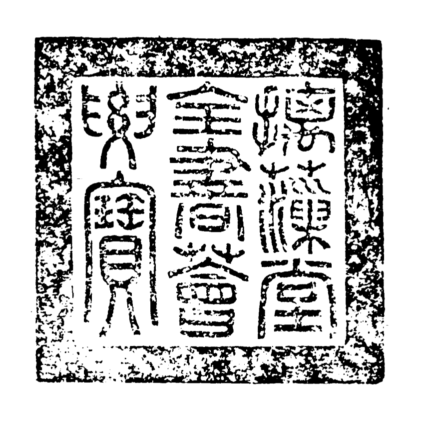
元史卷一百五十八



元史卷一百五十八考證

許衡傳召為京兆提學　案考歲畧云乙卯廉希憲宣撫關中奏授衡京兆提學仍給月俸辭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强





總校官編修臣吴紹澯